

石钟山 ● 著

● 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二 ●

黄金时间 强档推出

jueer

角儿



蓝天出版社

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二

角 儿

石钟山 著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角儿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 蓝天出版社, 2003. 10
(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; 2)
ISBN 7-80158-318-3

I. 角... II. 石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2446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843)

电话: 66983715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889×1194 毫米 32 开本 9.875 印张 237 千字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20000

定价: 18.00 元

我的文学观(代序)

石钟山

由蓝天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四本影视原创小说自选集,是我近几年来的一次集中展示。书中包括了我的九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小説。按理说,一个作家有这么多部小説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一定有着偶然因素,但我想更多的则是必然的一种结果。

首先,影视作品注重的是故事性,有了一定的故事,再加上其文学性,也就是鲜活的人物和文学的命题,自然会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。也就是说,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离不开文学的支持。影视制片人经过十几年来生产制作经验,已经意识到剧本在一部戏中的重要性。另外,我的创作主张是一定要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当代性。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接受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试想,任何一部文学名著,不论中外都是首先有较强的可读性之后,才一代代地流传下来,然后才是不朽。假设一部作品的出版,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看,又怎么能流传下来呢?难以流传下来的作品,又何谈名著呢?

说到当代性,我指的并不是作品不能去写历史,只写当代。不管写历史还是写当代,作品所呈现的当代性取决于一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,这种态度就是审视生活的视角。怎么对待生活和情感,只要具有当代意识去关照作品中的人物,作品的当代性就有了延续,这种延续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。

人情、人性是永恒的,只要把人物的命运写到位,他(她)符合某种文化环境内的行为规范,那么作品便是人性的,也是人情的。

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,但传统的人情和人性永远不会落伍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,这种关系的支撑靠的就是人情人性。人情人性写到位了,作品自然就会走进读者的内心,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的作品。

我要强调的一点是,这种人情人性是主流的,而不是变态的或极端的。我承认这种感情有,但它代表不了当今社会情感的主流。

作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,唯一有区别的就是这份职业。这份职业让作家承载了多种情感和人性的拷问。所以说,作家是幸福的,也是不幸的。只要能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,作家的幸与不幸也就是小事一桩了。

2003.4.2 于北京

目 录

我的文学观（代序） ☐ 石钟山

影 视
小 说

- 1 ☐ 角 儿
54 ☐ 绝命快枪手
104 ☐ 过 程
146 ☐ 蝴 蝶
183 ☐ 残 局
226 ☐ 横 赌
265 ☐ 男左女右

角 儿

山里红在没成角儿前叫春芍。

春芍在十六岁那一年终于成了角儿。

如果十里香不出那件事，山里红成角儿的梦还不知要做多少年。

结果就在那天晚上，二十岁的十里香出了那件事，十六岁的山里红便成了角儿。

那天晚上，北镇二人转戏班子在谢家大院唱大戏，大戏已经唱了三天了。这是谢家大院的喜庆日子，老当家的谢明东过世了，少当家的谢伯民从奉天赶回谢家屯来为自己的爹发丧。老当家的谢明东已经七十有五了，七十五岁的人过世，在方圆几十里也算是高寿了。高寿人过世，算是白喜。老当家的谢明东晚年得子生下了谢伯民，千顷地一棵苗。谢伯民无论如何也是谢家大院的继承人。老东家去了，少东家出山，这又是一喜。二喜相加，谢家大院的日子就非比寻常了。

少东家在奉天城里已有些年月了。十几岁便去奉天城里读书，读了几年书，识文断句不在话下，后来又鼓励爹，拿出些银两在奉天城内开了两家药房。在少东家没回到谢家屯之前，少东家谢伯民正顺风顺水地在奉天城内经营着药店的生意。谢伯民那年二十有二，可以说正春风得意。

老东家谢明东的过世，在少东家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半毫的忧伤。甚至还带着些喜色。少东家谢伯民穿长衫，戴礼帽，吸纸

烟，手上的白金戒指明晃晃地照人眼睛。

少东家一进谢家大院，先看了停在院心的那口厚棺材，又让人掀了棺盖看了看爹的脸，爹的脸上也一丝一毫不见痛苦。谢伯民的一颗心就安了，他空空洞洞地冲谢家大院喊：爹呀你走好。儿要送你七天欢乐。

谢伯民空洞地喊完，就冲呆愣在那里的下人喊：还不快去请戏班子。

下人应了一声，便逃也似的去了。

北镇二人转戏班子，是方圆百里有了名气的，少东家要请戏班子，自然是要请最好的戏班子。北镇戏班子有两个名角，男的是牯子，女的就是十里香。先不说男的，就说十里香，今年芳龄二十，身材自然是要啥有啥，脸蛋自然也是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最提劲的是那口好嗓子，往台上一站，那婉转之声带着些许的芬芳就能传出二里地去。只要小嘴一张，台下便是人山人海地叫好。

台子搭了，家伙响了。十里香和牯子两个角便使出浑身解数，一时间唱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光。谢家屯的男女老少算是开了眼了，这么有名的角儿，要在谢家大院唱上七天，天爷呀，这比过年还热闹。

不年不节的，少东家请戏班子唱七天大戏，乐坏了谢家屯千口老小，他们放弃了田间地头的活路，黑压压地涌到谢家大院。

少东家谢伯民自然也是个戏迷，二人转这种形式深得谢伯民的喜爱，一男一女往台上那么一站，红口白牙地唱古说今，世间的所有荤、雅都唱了出来。

少东家谢伯民坐在前排，一张八仙桌摆在面前。二十二岁的少东家，自然是把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二十岁的十里香身上。十里香一个云手，一个转身，暴露出的凹凹凸凸，都能引来少

东家的叫好声。坐在台侧拉二胡的班头老拐，每听到少东家的叫好，心里就妥帖几分。他知道，这些出手大方的东家，就是戏班子的衣食父母。让东家高兴了，赏钱自然是少不了。要是哪个地方让东家不高兴了，自然是给戏班子断了后路。

少东家一声声的叫好，像清泉雨露流进了老拐的心里。

戏唱到第三天头上，十里香就出事了。在这之前，人们一丝一毫也没有看出要出事的迹象。十里香唱着唱着“呀”的一声，便晕倒在了台上。一时间，台上台下就全乱了。

老拐分明看见一缕鲜红的血水顺着十里香的裤角流了出来。老拐的脑袋便被雷劈了似的那么一响，老拐的天便塌了。

十里香是被忙子背下的台，当时两人正在唱戏，忙子把一句：“情到深处哥心疼”的唱词唱了一半，十里香便“呀”地一声倒下了。

台下上千口子便乱了，少东家正听在兴头上，没料到一低头的工夫，十里香便昏倒了。台上一乱，台下便也乱了。

跑到后台的老拐一看就啥都明白了，他一面差人去为十里香请医生，一面想着救场的事。他先看见了愣在那里的忙子，便冲忙子吼了句：还愣着干啥，还不快上场！

忙子被眼前的景象击昏了头，他四六不分地说：上啥场，我一个人上啥场？

老拐这时就看见了春芍，十六岁的春芍一张小脸憋得通红，她似乎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一辈子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春芍的妆已经扮上了，没了办法的老拐抓救命草似的抓住了春芍的胳膊，似哭似怨地道：春芍呀，你上去吧。

春芍就在这时走到了前台，她冲昏头昏脑的忙子道了声戏文：我的那个郎呀……只这一声，台下便静了。

清清白白的声音从春芍的一张小嘴里迸出，少东家先是痴了一双目光，接着就石破天惊地喊了一声：好！

春芍在那一刻就变成了角儿。

成了角的春芍就有了自己的艺名——山里红。

二

八岁进了戏班子的春芍，从进戏班子第一天她就梦想着成个角儿。八年后，她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

十里香在戏台上小产，出乎所有戏班子人的意料。老拐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老实本分的十里香会干出差点毁了戏班子的丑事来。戏班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那就是一旦成了角儿，是不能成婚的，否则角儿就不是角儿。不论是男角儿，还是女角儿，一旦成了角，就拥有了许多戏迷；戏迷是戏班子的衣食父母。戏迷们把所有的人生梦想，都集中在了角儿的身上，角儿的一举一动牵着戏迷的心。角儿就是戏迷完美的偶像，一旦打破了这种偶像，便没有了死心塌地的戏迷走南闯北地为你捧场，为你叫好。

现在戏班的领头人老拐以前就曾是个角儿，那是老拐年轻时候的事。年轻时的老拐，长得英俊，并且有一口好嗓子，深得戏迷的喜爱。尤其是那些青春年少的大姑娘、小媳妇被招惹得满世界地跟着戏班子跑，她们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看老拐。只要看到老拐，晚上的梦乡会丰富许多。

老拐是吃嗓子这碗饭的，所有的锦绣戏文都是老拐一副好嗓子唱出的，那里有人生有梦想。如今老拐的嗓子倒了，所有的人间锦绣，顷刻间在老拐的眼前灰飞烟灭了，仰慕、暗恋老拐的年轻女人们，哭天抹泪地在梦中和心爱的老拐告别。

老拐从此改拉二胡，老拐的梦想和心声便如述如歌地从二胡里流出，老拐的人生便也从前台退到了后台。那一年，老拐二十八岁，二十八岁的老拐和相好的结了婚。二十岁老拐就成

了角儿，二十二岁那一年老拐在牯牛屯认识了相好的腊梅，那一年腊梅十八。后来老拐和腊梅就有了那事，腊梅就怀孕了。怀孕了也不能结婚，这是戏班子的规矩。后来腊梅生了，是个男孩，老拐为男孩取名为牯子。这一切，当然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。腊梅如火如荼地爱着老拐，她等得地久天长，无怨无悔，老拐和腊梅结婚那年，牯子都六岁了。后来牯子成了角儿。

老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春芍推到了前台，这一推不要紧，就推出了一个火辣辣的山里红。

十里香倒在了后台的棚子里，倒在了血泊中。中医请来了，此时的中医正全心全意地在为十里香打胎。中医看了十里香第一眼便知道胎儿保不住了，只能打胎了。

老拐在棚子外，倒背双手，气得他转来转去。他一只耳朵听着前台的动静，要是春芍再砸了，所有在谢家大院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。

中医终于从棚子里走了出来，中医怀里托了一个盘，一团肉血乎乎地卧在盘中。中医一见老拐就说：这回啥都没有了，都在这啦。老拐知道中医的用意，有关北镇戏班子的名声都在中医的嘴里了。老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啥不明白？明白的老拐忙接过中医手里的托盘，把它放在暗处，慌慌地从怀里往外掏银子，老拐掏了一把，又掏了一把，直到中医把钱袋子收回去。老拐每掏一把，都仿佛在掏他的心掏他的肝。这些银两是老拐的命也是整个戏班的命呀。

中医心满意足收了钱袋子，仰起一张苍白的脸，笑着冲老拐说：没啥，真的没啥，这丫头得的是妇科病，养息几日就没事了。

老拐千恩万谢地送走了中医。

谢家大院的演出，总算顺利地结束了。

少东家谢伯民心情舒畅地为老东家发丧了。

离开谢家大院那一天，老拐找到了十里香，十里香经过几日的养息已经能够走动了，身子依然很虚，脸色自然苍白。

老拐就说：按老规矩办吧？

十里香听了，便给老拐跪下了。她跪得地久天长，无声无息。

老拐别过脸道：啥也别说了，你走吧，找你的相好去吧。

十里香就悲悲地叫了一声：叔哇，我错了。

老拐正了脸：丫头，不是我不讲情面，北镇戏班子差点毁在你手里，让你走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
十里香就又叫：叔哇，你让我上哪去呀！

老拐又说：不让你走也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他是谁？

十里香就把一颗头垂下来，泪水汹涌涌地流出来。

老拐一连问了几遍，十里香就是不说，只是以泪洗面。

最后，老拐又说：那你就走吧。

众人都在一旁看着。

忙子第一个跪下来，他喊了一声：爹呀，你就留下小香妹吧，让她干啥都行呀！

山里红也跪下了，此时的山里红已经取代了十里香，这已经被事实验证了。她也说：叔哇，你就留下小香姐吧。

众人就都跪下了。

腊梅就撕心裂肺地喊：你让小香去哪儿呀，爹娘都不在了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

提起十里香的爹娘，老拐的心软了。他们的感情，情同手足。他们临去前，一人抓住老拐一只手，死不瞑目，他们放心不下八岁的小香。老拐流泪了。老拐想起十里香的父母死前对他的托付，心终于软了，最后一跺脚走出了棚子。

十里香就算留下了。

山里红很冷静地站了起来，扑打两下膝盖上的土，她走到十里香面前叫了声：姐。

十里香便扑在山里红的怀里，以女人之心大哭起来。

山里红也清清冷冷地流下了两行泪。她为了自己八年的努力，为了终于能有今天。

三

春芍能成为山里红绝非偶然。

春芍的父母是北镇戏班子忠实的戏迷，那时，方圆几十里，只要有北镇戏班子的演出，便有春芍父母的身影。他们为北镇戏班子走火入魔。那时春芍年纪还小，他们就抱着春芍走南闯北，风雨雷电从不耽误。

小小的春芍，在父母的眼里便看到了角儿的魔力，只要他们暗恋崇敬的角儿一登场，便痴了一双目光，醉了一颗心。刚开始，春芍尚小时，她还不懂戏班子是怎么回事，也听不懂那些唱词，但她很喜欢看戏时的气氛，人山人海的男女老少，水泄不通地把戏台围了，他们在空场的间隙里冲着角儿大呼小叫，这是在家里无论如何体会不到的。小小的春芍，只要父母把她抱到戏台前，她便不哭不闹了，她就沉浸在那迷迷瞪瞪的氛围中。后来，渐渐大了。她也能听懂一些戏里面的词句了，她更多的开始留意台上，首先吸引她的是女角儿那身鲜亮的戏服，她深深地被女角儿那身戏服吸引了，那时，她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，有朝一日也能穿戴起女角儿那样一身衣服。

八岁那年，家里发生了变故。

在这之间，春芍家有着二亩三分地，虽说不上富裕，过平常百姓的日子也算说得过去。错就错在父母走火入魔地成了北镇戏班子的戏迷。那时方圆几十里内，不管大户小户人家，只

要有红白喜事，都要请北镇戏班子前来助兴，他们把能请北镇戏班子当成了很壮脸面的一件事，于是，戏班子就不断地在这一带演出，只要有演出，父母便什么也干不下去了，疯了似的朝唱戏的地方跑，时间长了，那二亩三分地便荒芜了，春芍一家的日子，便人不人鬼不鬼了。

没饭吃的日子是生事的日子，父母便开始生事。他们生事表现在吵架上，他们吵架的内容千篇一律。先说到吃，然后吵到戏。

父亲说：春芍妈，借一升米去吧。

母亲说：我不去，我没脸再去借了，我都借过八回了。

父亲：你不去谁去，你要饿死一家人呀。

母亲：好好的地你不侍弄，饿死你活该。

父亲：不吃饱肚子，晚上咋去靠山屯看戏呀？

母亲：看戏，看戏，你就知道看戏，要不是天天看戏，家里咋能没吃没喝？

父亲：我看你就别去看了，我看戏班子里的老拐都快把你的眼睛勾出来了。

母亲：你好，你看胖丫时眼珠子都快飞出去了，看了能咋，让你摸了还是让你闻了？还不是撑死眼睛饿死屁。

胖丫是和老拐唱对手戏的女角儿，母亲的话说得一针见血，伤了父亲的痛处，父亲便“呜噢”一声，扑过来和母亲厮打，两人仿佛是两只红了眼的老鼠。刚开始，春芍总是被吓得大哭不止，后来，渐渐就习惯了，父亲和母亲相互厮咬时，她该干啥还干啥，她从炕柜里掏出自己那件花衣服，一边往身上穿一边说：还打呀？一会戏就开演了。

父母听了她的话，便灵醒过来。看戏的欲望占了上风，他们呼噜哧哧地粗喘着。最后还是母亲抹抹眼泪走出去，跑东家颠西家，死说活说借来半升米，熬一锅稀粥，吃饱肚子，然后

一家三口人，急如流星地跑进夜色中，冲着他们的人间天堂——戏台急慌慌地奔去。二胡一响，角儿往台上一站，就啥都没啥了。

这样的日子，过了初一却过不去十五。穷则生变。那阵子，奉天城里的军阀张作霖刚刚发迹，他正到处招兵买马，春芍的父亲一气之下离开了家门，他临走时冲春芍母亲情断义绝地说：这日子老子过够了，老子要当兵去，以后有吃有穿有戏看，你就在家等吧，等老拐走下台来日你。

母亲以为父亲在说气话，没料到，父亲一走果然没再回头。

母亲的日子也到头了，她没有那个心，也没有那个力再疯跑着去看戏了，母亲整日里坐在光秃秃的炕上哭天哭地，渐渐，母亲就哭尽了力气，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她叫过八岁的春芍，八岁的春芍已经很懂事了。

母亲说：春芍，妈快不行了，妈把你送个人家吧。

春芍看着母亲，瞪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说：送吧，要送你就把我送到戏班子里，我要唱戏。

春芍说得严肃而又认真。

母亲听了春芍的话，“呜哇”一声又哭开了。春芍的话说到了母亲的伤心处，这个家败就败在戏上。母亲思前想后，想不出让春芍有个更好的出路。那一天清晨，母亲拄着烧火棍，另一只手牵着春芍便上路了。寻找北镇戏班子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哪里有锣鼓响，哪里就是戏班子。

母亲见到了老拐，这是她心目中灯塔一样的老拐，以前她只在台下看老拐，这次，她为了女儿，跪在了老拐面前。

母亲就说：收下我女儿吧，我就要死了。

戏班子的日子也并不好过，看东家的脸色过日子。外面的人很难知道戏班子的酸楚。他们了解戏班子的人只是舞台上那

瞬间，穿得花花绿绿，有说有笑有快活。许多人都想把子女送到戏班子，期待以后能成个角儿，说说笑笑，风风光光地过人生。而戏班子，可是多一口人就多一个吃饭的，因此，他们不轻易收人。

毫无例外，春芍和母亲遭到了老拐等人坚硬的拒绝。母亲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她拄着烧火棍跪在戏班子驻地门口，跪了一天，又跪了一夜，最后她让春芍也跪下了。春芍仰着一张可爱的小脸，任凭泪水汪洋横流，一张小嘴不停歇地喊：叔叔，婶婶，你们就收下我吧。

老拐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

老拐等人走出来，冲春芍母女俩说：你们起来吧，我们要考一考这小丫头的嗓子，要是不行，我们也没办法了。

春芍就脸不红心不跳地站在众人中间，唱了半出《穆桂英征西》，一曲还没唱完，老拐等人就吃惊，然后就说：先留下吧。

戏班子收下了春芍，母亲拄着烧火棍的手松开了，她把人生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完了，最后她随烧火棍一起倒下了，倒下了便再也没有起来。

春芍经过八年的等待，终于使自己变成了山里红。

在这八年里，她早就熟唱了戏班子所有的保留段子。每次演出，角儿在前台演，他们只能在后面侍候着，倒了茶水，拧了毛巾，等着角儿唱完这一出到后台歇口气。那时她干这一切时，心却留在了台上，角儿的一抬手一动足，都牵着她的心，包括角儿的一个眼神，她都烂熟于心了。有许多时候，她那么看着想着，觉得此时此刻不是角儿在演，而是自己在演，就这样，她把所有的戏在心里演了一遍又一遍，终于，她等来了这一天。

谢家大院，是她无法忘记的吉祥之地。

离开谢家大院那天，少东家谢伯民，摆几桌酒席宴请北镇戏班子。这是戏班子以前从没遇到过的盛情。

席间，少东家的目光不离山里红的左右，他被十六岁的山里红迷住了。十六岁的山里红初涉此道，她的娇羞，一点也不造作，先是红了脸，最后就醉了一双眸子，那双眸子含水带着羞，总之，少女所有的美好都让山里红在此时此刻溢于言表了。

见多识广的少东家什么都见过，他在奉天城里读书时，就捧过戏园子里的角儿，那样角儿除了娇娆就是风尘，和此时此刻的山里红比起来，真是天壤之别。山里红这种纯真的羞怯让少东家谢伯民的心麻了一次又麻了一次。

老拐对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，他的心踏实了，有了山里红，日后戏班子就啥都不怕了。

四

山里红就红了，红遍了北镇的山山岭岭村村屯屯。方圆百里一带，凡是听过北镇戏子二人转的，没有人不知道山里红。十六岁的山里红，如被夜露浸过的花蕾含苞待放。

在走南闯北的演出中，山里红认识了她的忠实戏迷宋先生。

宋先生穿长袍，戴礼帽。宋先生的穿戴远不如少东家谢伯民那样光鲜。宋先生的长袍打着补丁，礼帽也灰灰土土的样子。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山里红对他的留意。山里红只要往台上一站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能感受到一双与众不同的目光，暖暖地包围着她。她知道，只要她一上台，差不多所有戏迷的目光都会聚集到她的身上，可那些目光并没有让她感受到有什么不同，那是戏迷对她的拥戴，因为她是个角儿。角儿理所当然要